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库雷西作品系列

Hanif Kureishi

THE LAST WORD

对话终结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一个睿智、有趣而放肆的故事

关乎性、谎言、艺术和生活的真谛

Hanif Kureishi  
**THE LAST WORD**



# 对话终结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话终结/(英) 哈尼夫·库雷西著; 吴忆枝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11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精品系列)

ISBN 978-7-5321-5939-0

I. ①对… II. ①哈…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56544号

THE LAST WORD

Copyright © 2014, Hanif Kureishi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4-590

出品人: 陈征

责任编辑: 曹晴

封面摄影: 韩博

封面设计: 朱云雁

书名: 对话终结

作者: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译者: 吴忆枝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印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5939-0/I · 4742

定价: 48.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哈里·约翰逊坐在行驶在英国乡间的火车里凝视着窗外，他思索着：每时每刻人们都在讲述故事。要是运气能够持续一整天的话，他即将受邀去讲述那个即将去拜访之人的故事。事实上，他已被选来讲述这个举足轻重的人，这个成就非凡的艺术家的一生。该如何开始呢？他想要知道，不禁打了一个冷战。要从哪里开始，又如何将这个仍在继续的故事结束呢？更重要的是，他，哈里，是否能担此重任？

宁静的英格兰，没有受到战争、革命、饥荒、种族或宗教骚乱的影响。然而，若是报纸没有说错，英国是个过于拥挤的小岛。到处都是忙碌的移民，紧紧抓住这个国家的边界，如同坐在快要倾覆的小船上。不仅如此，数以万计的避难者和难民正试图越境，他们拼命地想要从这个混沌世界以外其他地方的骚乱中逃离出来。他们有些钻进卡车里或是扒在火车底部；许多人踮着脚尖穿过英吉利

海峡海面上方悬着的绳索,而其他人则是从布洛涅<sup>①</sup>大炮里发射过来。只有鬼魂才做得到。与此同时,很显然,自从金融危机后,每一个登陆这个国家的人如此靠近,幽闭的环境让人恐惧,他们如同困兽般开始相互搏斗。随之而来的是供不应求:工作越来越少,削减的养老金以及匮乏的社会保障,人们的生活将一日不如一日。哈里和他的家人在战后的安稳环境中成长,而这种光景已不复存在。然而如今在哈里看来,政府似乎是在故意向国家注入一股不安,因为他所看见的是一片绿意盎然、令人愉悦的英格兰:健康的牛,整洁的田野,修剪齐整的树木,潺潺的溪流和上方灿烂、散发着早春光芒的天空。看上去甚至不像在几英里内能闻到咖喱香。

突然一下子,啤酒溅到了他脸上。他转过头。罗伯·德弗罗坐在哈里对面,正在打开另一听啤酒。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善于创新的出版商。是他找到哈里,派给他这个给著名作家马莫·艾扎姆写传记的任务。马莫·艾扎姆出生在印度,是一名小说家、评论家和剧作家,哈里从年少时期就开始崇拜他,那会儿哈里还是一个小书友,研究字里行间意思的书呆子,作家于他这样的毛头小子而言是上帝,是英雄,是摇滚明星。哈里很快就给予了回应并且兴奋不已。在多年的学习和顺从后,事情终于向好的方向发展了,正如他的老师们早就预言过的那样,如果他能专心思考,并管住他的拉链和嘴。这是他的转折点。他终于可以如释重负地喜极而泣了。

他想,他值得拥有这一切。几年前,年近三十时,他出版了一

---

<sup>①</sup> 布洛涅(Boulogne),法国北部港市。

部尼赫鲁的传记,深受好评,内容包含许多新的素材,尽管熟悉的故事内容不得不以当代的方式叙述,并掺杂一些跨国性爱、鸡奸、酗酒和厌食的内容,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能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甚至连印度人也叫好。但对哈里来说,它只是“家庭作业”。如今他从事书评和教书的工作,同时正在找寻能够让他投入创作热情、精力和责任感的重点项目。他希望,那将是一部能成就他的作品,让他声名鹊起,前途无忧。

今天,在一个明媚的周日早晨,哈里和罗伯坐在前往汤顿<sup>①</sup>的火车上,他们要去马莫的住处拜访他,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作家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那里,如今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丽安娜·卢乔尼,一个五十出头、充满活力的意大利女人生活在一起。窗户外面的世界——他的英格兰——原本能让哈里保持淡然宁静,只是罗伯像拳击教练似的一直坚持不懈、连哄带骗地激励着他的小兄弟准备应付眼前的战斗。

罗伯正在向他解释,写一个仍健在的人,既有利也棘手。在哈里用手帕擦拭脸上溅到的啤酒时罗伯说道,主人公本身可以帮助你。在主人公回首过往时,过去发生的事或许会呈现新的面目。而哈里的任务就是启发马莫去回顾往事。马莫一定会帮助哈里,这点罗伯十分确信,因为马莫终于认识到这本书的重要性。事实证明丽安娜是极尽奢华的,甚至比起马莫之前经历过的任何女人都更会挥霍,事实上,脾气也更火爆。罗伯曾经说过这就像是甘地娶了莎丽·贝希<sup>②</sup>

---

① 汤顿(Taunton),英国城市,位于萨默塞特郡。

② 莎丽·贝希(Shirley Bassey, 1937—),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流行歌坛最活跃的老牌歌手之一。

并定居在安布里奇<sup>①</sup>。

马莫受到文学世界的敬仰,也同样受到右翼报纸的推崇。他最终成为他们所能喜欢的来自印度次大陆的作家,一个认为统治,尤其是被那些受过教育的、见多识广的、聪明的人——奇怪的是,就是那些像他一样的人——所统治,好过普遍的愚蠢,甚至好过民主。

但过于理性,固执,而作品又难以被人们广泛阅读,马莫快开始揭不开锅了。他的资金周转出现了问题,有的只剩下赞扬和奖项。目前他正准备将他的档案馆卖给一所美国大学。此前,他还需要再次抵押他的房子,他的妻子和中介一致认为将他拉出事业低谷的最好方法就是出版一本“负有争议的”新传记。马莫已然成为人们只会问起“你知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这样的作家。传记的封面将是一个英俊、令人生畏而又让人难以抗拒的年轻男子形象。清晰而又令人难忘的图像和文字同等重要:想想卡夫卡、格林<sup>②</sup>、贝克特,这些作家的缄默从未妨碍他们热辣、忧郁的照片。这便是哈里将要写的书。这本传记将成为一个“事件”,一场“轰动”,当然相继而来的是电视纪录片、采访、书友会,并且马莫的书将被译成四十种语言重新出版。

另一方面,罗伯继续说道,作家仍健在这个事实会束缚传记作家。罗伯遇见过这个男人不下十次,他说马莫好的地方是,比起爱

---

① 安布里奇(Ambridge),此处为音译,出自于英国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九日英国广播公司4套开播至今的《阿彻一家》(*The Archers*)中一个虚构的地方。该剧以肥皂剧的形式演绎了“农村里的日常生活”。

②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评论家。

德华·摩根·福斯特,他更像诺曼·梅勒。而束缚,在罗伯眼里,是哈里最不需要的。它不适合这个主人公。

在哈里看来,他认为罗伯比马莫更像诺曼·梅勒,有一次哈里遇见马莫,他看上去十分低调内敛,颇具气质。而罗伯则是个不修边幅却聪明绝顶、作风独特之人,从他的身上总能闻到一股酒味。今天他出现时其实已经喝醉了,而一上火车他便又开始喝起啤酒,并不停地吃着薯片,一些碎屑粘在了他的脸上和衣服上,就像星星点点的头皮屑。罗伯认为写作是一种对完美的极致追求,也是人性的“救赎”。对他而言,作家就是魔鬼,梦想的干扰者,虚幻的乌托邦的罪魁祸首,他把人们带进现实中,也是上帝的手,想要自己创造世界。

此时哈里一如既往地朝着桌对面的罗伯神色严肃地点点头;他不想让罗伯察觉出任何异样。

如果哈里自认为是个谨慎又不至于保守之人,那罗伯似乎像是鼓励他的作家们如同战斗般地写作,不走寻常路并真实地展现自我,唯恐有人觉得写作这门艺术和行为,或者甚至是编辑这项工作,可能看起来“有艺术感”,阴柔,女性化,或有可能是“同性恋的”。不用说马莫了,哈里已经听了无数有关罗伯“反社会”倾向的传闻了。不到下午五点他是不会踏足办公室的,尽管他会在那儿待上整晚,进行编辑,打电话,工作,或许会突然出现在索霍区<sup>①</sup>。

---

① 索霍区(Soho),位于英国伦敦西部的次级行政区西敏市(Westminster),本是当地的红灯区。后来色情事业式微,加上位置紧贴伦敦的金融区梅费尔(Mayfair),每天下班时候都有很多人从梅费尔到索霍喝酒,消遣和听音乐,使索霍区渐渐变成一个让世界各地游客云集的小区。



不久前他结了婚,但他似乎已然忘了婚姻是一种持续的状态而非一次性的事件。他在不同的地方留宿,往往拿一本书盖在脸上睡在一些并不舒服的地方。而他似乎自带一个时区,时间的缩短或延伸取决于他的需求而非他视为法西斯的时钟。如果他觉得某人无聊,就会转身而走,甚至扇他们耳光。他会在不告知他人的情况下随意删减他手下作家的作品,或是更换标题。

哈里并不介意有关他疯狂的流言飞语,他知道只有头脑疯狂的人才能有所成就。此外,罗伯的出版社获得过无数大奖,而且罗伯是个厉害的、极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人物。五年来和他一起出入各种派对享用午餐并交谈,直到今天,哈里才能说他见过太多的纵情酒色。罗伯拥有伦敦最时尚的交际圈,他是一个艺术家,也足够媲美创新的电影或唱片制片人。他能成事也甘冒风险。人们称他为“水平思考<sup>①</sup>者”。哈里做梦也没有想到罗伯会邀请他共事。不仅如此,罗伯还将预支一大笔这本书的报酬给哈里。如果哈里再向他的父亲借些钱的话,他应该能够负担得起他想和未婚妻爱丽丝一起购买的小屋的首付。他和爱丽丝交往了三年,她已经搬进了他的单身公寓。他们谈论过是否要孩子,虽然哈里觉得他们应该等更安定些再考虑这个问题。

在哈里成熟后,至少是最近一年里,他想过他要过上宽裕的生活。他并没有想开始一本正经的生活,但他开始发觉他所列的人生成就里或许应该包括一笔丰厚的银行存款,这是他的地位、

---

① 水平思考(lateral),以非正统的方式或明显的非逻辑的方式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牛津英文大词典》用常规的逻辑方法来看,水平思考方法看起来是“非逻辑”的,但是事实上这是源自于模式运用系统的逻辑。

能力和荣耀的象征。在这件事上，罗伯自愿助哈里一臂之力。时机已到。“我是你的梅菲斯特，现在我宣布你可以正式地大干一场了，”罗伯说过，“当然，一定会有那么一天你会为此感谢我。而且对我感激涕零。也许你会充满感激地轻吻我的双唇，或是与我舌吻。”

火车即将载他们去会面，罗伯给哈里的建议是他应该尽他所能写一本“疯狂、无所顾忌”的书。这将是哈里的突破。他该练习一下签名；他将受到来自南美、印度和意大利的国际艺术节的盛情款待，出现在电视上，并且通过去发表演讲和开讲座，讲述真实的故事以及传记作家的辛苦劳作，以此获得丰厚报酬。这将是他的飞黄腾达的机会。一本成功的书能让你在它的光环下安享十年。

“我们先别得意忘形。这将是在火上行走。”罗伯将啤酒一饮而尽。“这个老家伙会用他的顽固和嘲讽来激怒你。至于他的妻子，你知道她可是亲切又有趣。不过也许你得和她上床，否则的话，她能把你像香烟一样吸尽。”

“什么？为什么？”

“在罗马，她居住也是虏获马莫的地方，她被称为吃人的恶魔，从不放过任何一道盘中餐。一旦嗅到女人的松露味，你可是只嗅觉敏锐的猪。”

“罗伯，拜托——”

编辑继续说道：“听着：马莫那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也许在你看来令人乏味又毫无生气，而实际上对包括他的家人在内的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道，“他给人的印象像是那种从不会给女人带来快乐的人，那种永远爱他自己胜过任何人的

人。他偷走了许多乐趣。他一直是卑鄙的浑蛋、奸夫、骗子、恶棍，也有可能是个杀人犯。”

“有多少人这么认为？”

“你将把它公之于众。写一本精确无误的传记：这便是你的任务。”

“我知道了。”

“他曾经的情妇玛莉安，一个培根哲学的信徒，她像癌症一样使人痛苦，时至今日仍满腹怨恨。她住在美国，她不但会见你，还会像一只放射性蝙蝠那样扑向你。我已经安排了你去拜访——有人指责我是完美主义者。还有一件事是他把他的第一任妻子佩吉推向了生命的边缘。我很肯定他用毛巾包裹着橙子把她打得鼻青脸肿，胜过腐烂的斯提尔顿奶酪<sup>①</sup>。”

“真的吗？”

“去调查。我已经说过了你可以设法获得她的日记。”

“他同意了？”

“哈里，这个伟大的文学撒旦已经老眼昏花了，现如今就如同一头被打镇静剂的狮子。是时候打败他了。况且合作也符合他的利益。当他读起这本书，了解他曾经是怎样一个浑蛋时，一切为时已晚。你将发掘出甚至连马莫自己也不知道的事实。在你的洞察力下，他将是烤串上的一串死肉。这就是公众喜爱他们的艺术家的地方——暴露无遗，脱下裤子，撅起屁股，在一群连环杀手中伸展身体，并且在陌生人面前拉屎。那将教会他们思考，他们的天

---

① 斯提尔顿奶酪（Stilton），世界三大蓝纹奶酪之一，味道较浓烈。

赋使得他们优于像我们这样平庸、无脑、纳税的薪奴。”

罗伯称，出版商将把书中“有料”的部分卖给《星期日报》；它将受到全世界范围的评论，并有可能被译成多种语言大量出售。再者，马莫死后——“我希望，”罗伯说，他可不是个会失去任何一个机会的人，“在差不多五年后——这本书将再次发售，伴有新的一章来揭露作家生命最后的调情、最后的疾病、死亡、讣告以及未曝光的子女，当然还有葬礼上蜂拥而至的情妇们，以及她们随后涌向各大媒体，捶胸顿足，撕扯她们的头发，争先恐后地准备她们的回忆录的丑态。”

火车穿过了如同墓地般的城镇，哈里发现他一想到今天和马莫的见面便坐立不安；他的确对于这整项任务感到害怕，尤其是在罗伯喝多了之后不停地重复这将是哈里的“转折点”。罗伯对哈里“有信心”，但仍坚称哈里还远远没有发挥他的潜能，这是他罗伯力排众议后对他的认可。对于罗伯，他通常在给你一个吻之后又给你一巴掌。

当火车靠近站台时，罗伯补充道：“老兄，我可是一直在马莫那里吹捧你。”

“怎么吹捧？”

“我告诉他你非常熟悉这一行，熬夜苦读那些最深奥的材料，像是黑格尔、德里达、穆齐尔、弥尔顿等。”

“你说我懂黑格尔？”

“你可不是好推销的。我可是从零开始推销你。”

“要是他问起我关于黑格尔的辩证法呢？”

“那你得告诉他个大概。”

“那我的第一本书呢？你一定给他了吧。”

“最后，我只能给。但它有乏味的部分，我想即使你母亲也会这么认为。这个老家伙好不容易读完了序言，就得躺一个星期读苏埃托尼乌斯<sup>①</sup>的作品来清清他的味蕾。所以老弟，你可得上升一个高度了，要不然你就老老实实在地做学术吧。或者更糟——”

“更糟？还有什么能比以前在理工学院来得更糟呢？”

罗伯停顿了一下，望了望窗外，然后继续这个话题。“你得去教创意写作。”

“拜托，不要。我可不够资格。”

“那更好了。想象一下把你全部的精力放在一堆未完成的首部小说上，它们堆积成一片森林，而你将永远迷失在这片漆黑的森林里，永无出头之日。”他整了整破旧的衣服然后起身。“我看我们已经到了这片不毛之地！看外面——瞧瞧这个破地方，到处都是文身的傻瓜、歪瓜裂枣，还有那些个嗅吸强力胶的小萝卜头。可怕啊，可怕！你准备好开始你后面的人生了吗？”

---

① 苏埃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约69或75—130之后)，罗马帝国时期历史学家，属于骑士阶级。

马莫漂亮的房子,在这场婚姻里的近七年里有了较大改动。它坐落在一条蜿蜒崎岖的小道尽头,周围被一片乡村平原所围绕。马莫买下了其中一大部分地,现在租给当地的农民用来割晒干草。他的土地被一圈电栅栏所包围,以防鹿靠近。这幢房子原本是马莫年轻的妻子佩吉的父母在七十年代买给她和马莫的。佩吉是个极度令人悲痛的酒鬼,她在十二年前已经过世了,几年后,丽安娜,这个和马莫仅仅交往了几个月的女人便带着她的行李昂首阔步地走进了家门。

从那以后一间小外屋便被改造成了马莫的工作室。还有一间破旧的谷仓,里面赫然堆积着他没有使用过的书籍和被译成各种语言的他的作品复印稿,还有一个杂乱的档案馆,不过那儿已经许久无人问津了。丽安娜有一间装修了一半的“工作室”,她在那儿写作,画画或设计,但尚未完工,她过去在里面跳舞。丽安娜一

直在和建筑师计划将其扩建来招待客人。马莫的经济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是这次扩建，另外便是丽安娜对这个房子本身作的所有改造。这迫使马莫说，如果无法改善现状，他将不得不为谋生而工作。

马莫如今七十出头，此刻他正和丽安娜以及他的两条狂吠不已的史宾格猎犬“阴”和“阳”站在院子里等待哈里和罗伯的到来。马莫有着一张英俊的脸庞，看上去也似乎健壮依旧，他胸膛宽阔，留着山羊胡，还有一双乌黑发亮的眼睛。他的身材并不高大，穿着绿色和棕色花呢的英国乡村服饰。丽安娜看上去几乎完全被皮草覆盖，她的胸前搭着一条动物尸体的尾巴。

这对夫妇热情地招呼着他们的客人，但很显然，当罗伯从出租车里跌跌撞撞地出来然后毕恭毕敬地注视着马莫时，马莫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让哈里满意的是，马莫给了罗伯一脸他出了名的刻薄苦相。

罗伯突然走开对着电话那头的人大声嚷嚷。然后，在丽安娜离开去做饭时，罗伯又匆忙走到客厅的沙发上，从地上拽起一条毯子盖在自己身上。“新鲜的乡村空气总能让我浑身放松。不过你可千万不要这样。还有，确保你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说完，他随即倒头就睡。

马莫离开去换衣服的时候，哈里一边等着他，一边陷入深思，罗伯是个空想家而非水平思考者，他在想，这个编辑是如此自由和独特，而不用顾忌令人失望的现实，真叫人羡慕。

“请过来吧，哈里，好吗？”

哈里忍不住多打量了马莫几眼，因为他出现在门口时从头到

脚都换成了蓝色的阿迪达斯运动服和运动鞋。他朝着这个年轻人挥了挥手,说会带他看看他的土地、两个池塘,还有这片田野下方的河流。

“让我们边走边聊吧,既然我们都对同一件事感兴趣。”

“是什么呢,先生?”

“我。”

哈里先前听闻马莫的讽刺、优越感、谨慎和好辩的个性,能让硬汉,还有特别是——他的强项——让无数心地善良、学识渊博的女人流下眼泪。然而,当他们走出房子,一路穿过花园,马莫却对传记只字未提,也没有开半点玩笑或是作出尖刻评论。三周前,在罗伯安排的午餐上,哈里见过马莫和丽安娜。随后的交谈大多是轻松的闲聊;马莫十分绅士也魅力四射,他还亲吻了他妻子的手。哈里想象这场在乡村的见面将是一场严肃的面试。但他似乎早已得到这份工作。又或者,果真如此吗?他要怎样才能知道呢?

他们看了鲜花,蔬菜,池塘和关闭了的、看上去脏兮兮的游泳池。然后马莫转向哈里向他解释他需要运动。事实表明在告诉马莫的众多事情中,罗伯还提到了哈里是个拥有一把好嗓子的知识分子,以及他还曾在学生时代获得过男子网球冠军。不幸的是,这个浑蛋此刻正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他没能告诉哈里,和马莫一起打网球也是合约的一部分,也没能告诉他,他将看到马莫的一条旧的运动短裤,还要在花园旁的球场里陪他练球。

那个下午,马莫奋力击球,一直打到气喘吁吁,哈里教他反手握拍,甚至在马莫发球时手把手地教他。哈里害怕马莫猝死在球场上,过早地就被这个派去用文字让他成为不朽的男人谋杀。



打网球让马莫情绪高涨。显然他发现哈里的出现并不那么糟糕，他用拳头向另一只手掌击去，说道：“你看上去像是一个英国绅士板球手，你是为剑桥打比赛吗？”

“没错。”

“你也并非不擅长网球。你甚至考验了我。这是我喜欢，也是我需要的。虽然是你在写我，但我们可以成为竞争对手。这会提升我们之间的游戏。我们能一起提高。行吗？”

马莫去洗了把澡。丽安娜带哈里去花园，让他坐在长凳上并拍了拍他的膝盖。就在这时，一个黑眼睛、黑发扎着马尾、身着白色紧身衬衫的乡村女孩轻快地穿过这片极为宽阔的草坪，手里端着摆放着茶和饼干的托盘。这个女孩在过了大概四十分钟后终于来了，她开始倒茶——这个乡村里的一切似乎都以慢动作发生着；水流仿佛在茶壶和茶杯之间停滞了——丽安娜带着严肃又同情的目光仔细观察着哈里，并指了指周围的环境。

“你对这里的印象如何？”

哈里叹了口气。“平静，宁和，遥远。这里简直就是天堂。也许等我老了以后也要这般生活。”

“那你只有努力工作了。年轻人，现在我可以揭晓真相了。我的丈夫认可你。他在换衣服的时候悄悄告诉我，你似乎是这个岛上为数不多的既体面又聪明的英国人。他问我，他们是如何让一个人如此体面的？不过，哈里，我的任务就是需要知道对于这个我深爱又崇拜的男人你是如何打算的？”

哈里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是指任何一个时代。他的小说出类拔萃，但他一定了解也写下了这个世